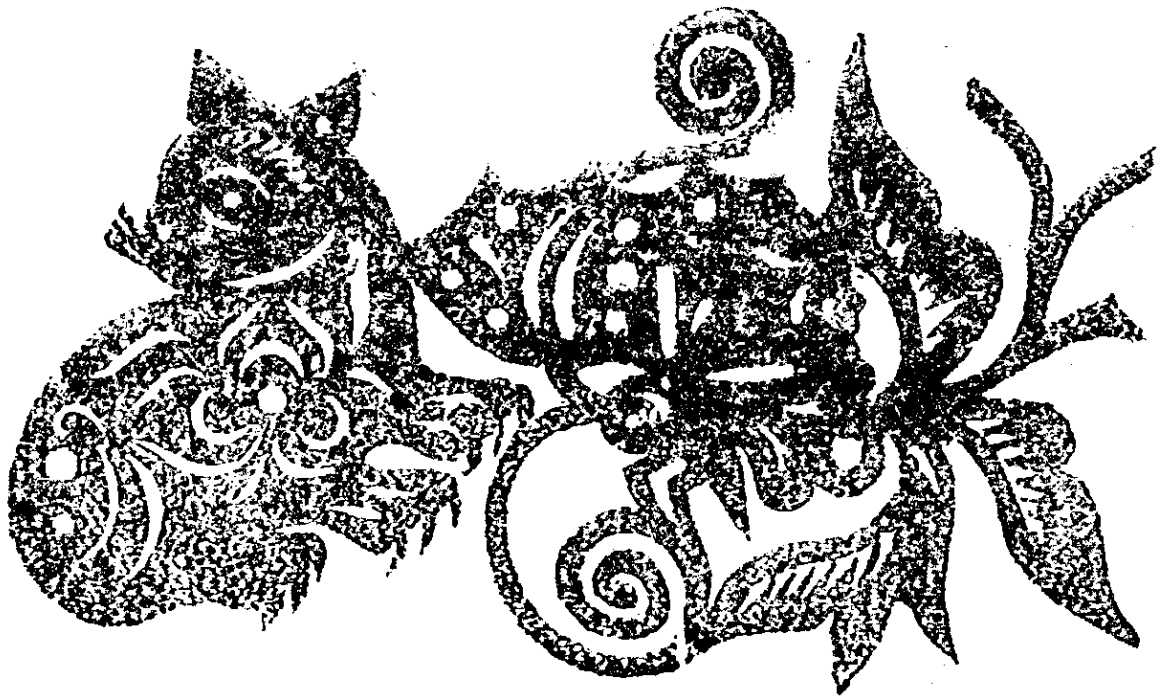


集三第事故間民

工長和主地

編 燁 馬



社版出育教化文梁呂區邊綏晉

月五年七四九一

集三第事故間民

工長和主地

編 譯 馬

版出社版出育教化交梁呂

月五年七四九一

目錄

地主和長工.....	馬 燁 (一)
精細吃喝.....	焦貴林 (二)
油燈燒炕.....	王芝棟 (三)
按時間辦事.....	秦克昌、李啓明 (四)
打毛鬼灘.....	蘇丑牛、程天命 (五)
摸洋火.....	孫志路 (六)
牛犢兒鬥「老板」.....	常柱山、譚廣德 (七)
「人家作甚咱作甚」.....	柴鍾仁 (七)
黃芥苗榨油.....	劉 曜 (九)
「爲甚這樣酸」.....	郭守政 (十)
割鴉嘴.....	晉歧澤 (十一)

「賤着也比你清楚！」	劉文彩	(十二)
劉二眼開店	李彭濤、杜德保	(十二)
「大小一樣」	張友	(十四)
「黃尾巴」偷煙葉	宋丕顯	(十五)
一塊白洋	宏流	(十六)
翻出老底子	王新秀、劉興旺	(十六)
一個麻錢的故事	馬烽	(十八)
和尚霸產	曾幹、郭光亮	(二十)
點土成金法	喬翰東	(二十二)
比本領	西戎	(二十二)

地主和長工

馬烽

有個地主最會尅苦長工，每天吃兩樣樣飯，他家吃的是豬肉白麵，給長工吃的是黑豆糊糊窩窩，天天是黑豆糊糊窩窩，頓頓是糠窩窩黑豆糊糊。可是地主到了外人面前，還要誇他對長工好咧！長工乾生氣，也不敢說話。

有一天，地主家來了好多客人，正在吃飯時候，不知怎就談到對待長工上了。地主說：「不是我自誇，我對我家的長工是再好也不能了，我家吃甚他吃甚，我就不像別人家那樣小氣。」恰好這時長工在院裏吃飯，聽了這話，氣的再也忍不住了，拿了根棒子就打狗，打的狗滿院子叫，地主隔窗子訓道：「你瘋了？爲甚往死打狗？」長工說：「牠要咬我嘍！」地主說：「你好好地牠就咬你啦！」長工大聲說道：「牠嫌我頓頓飯把牠的食子都吃了。」客人們哄的一聲笑了，地主羞的臉一直紅到耳根後。

夏天時候，地主又僱了好多短工割麥子，地主每天戴着草帽打着傘，跟在後面監工。從太陽出山受到太陽落山，也不叫息一陣陣。正午時候，太陽像火一樣的烤人，長工看着大家受難，實在心疼的不行，於是便想了個辦法：大聲叫道：「看！兔子在那頭吃麥子啦！大家快捉兔子去！」短工們早就想息一陣陣，聽這一叫，都拿上鐮刀跑到地那頭下，一氣跑到陰涼地裏息了一陣。這下地主可氣炸了，晚上回來，把長工叫來狠狠訓



2
了一頓，還扣了一個月工錢，並且生氣的說道：「兔子是吃了我家的麥子噫，用你着急以後再叫喊，扣你兩個月工錢！」長工沒喘氣就出來了。

第二天又割麥子去了，地主騎的毛驢拴在地南頭樹下，長工們都在地北頭割。這時恰巧來了幾隻狼吃驢，地主是個近視眼，看不見。長工們早就看見了，故意不喘氣。等臨收工回的時候，地主才發現騎來的驢沒有了。問長工說：「我的騎驢呢？」長工說：「我剛才看見叫狼吃了。」地主又急又氣的說：「你看見爲甚不叫喊？」長工不緊不慢的說：「再叫喊怕你扣兩個月的工錢咧！」

精細吃喝

焦貴林

有個地主，僱的個長工，每天上地，給拿又粗又黑的糠窩窩當乾糧。長工氣的不行，給他耕地也耕的很粗，一天地主去看地耕的好賴。到地裏一看，見連草都沒翻下去，喘了口氣，便回去了。

晚上長工耕地回來，地主說：「去把我的馬備起，我要到縣裏告狀去哩！」長工說：「你告誰？」地主說：「告那些割草的，他們到咱耕過的地裏割草去了。」長工聽了，知道他是嫌地耕的賴，忙說道：「你捐的給我也把那些割草的告上一狀。」地主問道：「你因甚告他們？」長工說：「他們把我帶的窩窩偷去，磨了割草錢！」地主聽了

，知道是嫌他的窩窩粗，再沒說話，也不去告狀了。心裏想道：「你狗日的嫌窩窩賴咧！明天給你拿點好的，看你怎，總要治治你！」第二天又讓長工割草喂牲口。臨起身，地主給長工拿了一個很小的月餅，說：「你把這月餅拿上當乾糧吧，雖說東西不多，可是點精細吃喝。」長工沒喘氣，拿上就走了，心裏氣的說：「這還不夠我填牙縫哩！」到了地裏，美美睡了一覺，天黑時起來。把最嫩的草心拔了幾根，頂在頭上回來了，地主一見面急問道：「你割的草哩？」長工指着頭上說：「這不是！」地主氣的說：「就那一點點就夠牲口吃？」長工不慌不忙的說：「雖然東西不多，可是點精細吃喝。」

油燈燒炕

王芝棟

有個地主，僱一個長工，不論做甚麼事，他總是在屁股後頭跟着督促，長工早氣壞了。

有一天早晨去鋤地。地主故意問長工：「村南那塊地，幾個人就鋤完了？」長工說：「一個人不夠鋤，兩個人鋤不完。」地主很奇怪，於是說：「那你一個人去鋤吧！」長工扛上鋤走了。可是地主不放心，便後邊跟去偷看。長工見地主來監督他，馬上把鋤一扔，鑽在樹下睡覺去了。到下午，長工扛着鋤回來。一進門，地主很生氣的問：「鋤完了沒有？」長工說：「沒有！」地主反問道：「你說一個人不夠鋤，爲甚沒鋤完。」

長工說：「你在別處看我鋤地，還不是兩個人嗎？我早晨說過，兩個人就鋤不完了。」地主很冒火，對他女人說：「今晚不做飯，以後晚飯取消了吧，天不下雨，收不收還不一定，節省下點糧冬天吃吧。」長工二話沒說，一直跑到牲口圈裏，給牲口戴上籠頭，不讓牲口吃草。

第二天地主看見了。便問爲甚麼給牲口戴上籠頭。長工學着地主的腔調說：「天不下雨，收不收還不一定，節省下點，冬天吃吧。」這年冬天，有一次長工拖柴燒炕，被地主看見了，說道：「抱那麼多的柴做甚？有燈來大的火也能把炕燒熱。省下些柴做飯吧！」長工只好把柴送回去。想道：「總要叫你比燒柴吃虧哩！」以後，他每天晚上打五六兩油點燈，點着便放在爐灶裏。後來被地主看見罵道：「人睡覺爲甚麼還點着燈，放在爐灶裏？」長工說：「我是往熱燒炕哩！」地主說：「燒炕你不會攢點柴？」長工又學着他的腔調說：「有燈來大的個火，就把炕燒熱了，省下些柴做飯用吧！」

按時間辦事

秦克昌
李啓明

臨縣有個姓雒的地主，對長工點點不露空，從早到晚不讓息一陣陣。有一年四月八日，隣村唱廟戲，地主和他兒媳婦全家人都看戲去了，臨走搬到院裏兩個大甕，把房門都鎖了，吩咐長工說：「今日你担滿兩大甕水！」長工心裏雖然不高興，也只好一個人在

家担水，這村離井很遠，長工整整担了一天，才把水擔滿，肚裏又餓，心裏又氣，最後又担回一担水來，推開房門就把水倒進去。天黑時分，地主們看戲回來了，他媳婦開了房門，剛走進去，腳底下滑的「卜通」摔了一交，把新衣都弄髒了。地主氣的大罵長工：「你狗日的爲甚把水倒進家裏！」長工說：「今日村裏人都看戲去了，沒人担水，井裏水多，我又有空，担回來沒倒處，就倒進去了！」

又有一回，長工和地主一塊鋤地去了，長工流着一頭汗一頭汗鋤地，地主却背着手監工，受到太陽落山，才相隨着回來，到了河邊河水很大，地主要長工往過橋他，長工不攔，地主說：「今天廟上和尙還沒敲黑鐘咧！敲了鐘你才能下工，沒敲鐘就得出我使換！」長工沒說的，只好把他攔上，剛渡到河當中，可巧廟上和尙「噹噹」的敲鐘了。長工「通」的把地主扔在了河裏，地主像落湯鷄一樣的爬到岸上，破口大罵。長工說：「你不要罵，我是按時間辦事，敲了鐘就該我下工！」

打毛鬼神

蘇丑牛
程天命

5
王二小，小時給一家地主放羊，大了又給這家財主當長工，一年賺六兩銀子。受了半年啦，還沒使一個工錢。一天上午，王二小從地裏受回來，問地主要取些工錢，地主說：「你們這些窮小子，有了錢也福不住。窮命鬼，拿上銀子也會變成黑炭！」王二小

不信，說道：「你給上我一兩，咱看變了變不了！」地主說：「好好！」馬上給了一兩銀子。王二小拿到銀子沒個好放處，帶到身上又怕上地丟了，便捲到了舖蓋裏。吃過飯，扛上鋤又上地去了。地主看見長工放下銀子，便叫他老婆，拿塊黑炭把銀子換了。晚上王二小回來，打開行李一看，銀子真的變成炭了。哭喪着臉對地主說道：「咱真是個苦命人！」地主又說：「那是毛鬼神轉上走了，不該你發財。」

過了幾日，王二小忽然想道：「毛鬼神是個甚樣子，我總要看看。」於是又向地主要了一兩銀子，還是捲在舖蓋裏，自己坐在跟前守着，守了有半柱香工夫，打開行李一看：銀子還是好好地。他便扛上鋤，大摸大樣的走了，隔了一陣，又悄悄的溜回來，藏在門背後，看究竟是怎回事。地主起先見長工走了，便叫他老婆拿着炭又去換銀子，他老婆剛把長工的舖蓋打開，正要換的時候，冷不防長工從門後撲出來了，拿了根棍子棰倒就打，打的那婆姨發豬似的叫喊，地主忙跑來，裝着沒事人一樣罵王二小，王二小說：「我打的是毛鬼神，他已把我的兩銀子轉上走了，我非打死不行。」地主急的：「銀子我賠你吧，不要打了。」王二小這才放開手。

撲洋火

孫志昂

有個地主，老嫌長工早晨起的遲，經常罵長工說：「你們這些當長工的真沒良心，

吃上主家熟的，拿上主家生的，每天天明了才起，你就不會早點起來，多作點營生！」

有一天，長工半夜醒起來了，抓了兩手大糞，悄悄的溜開地主的門進去，在地主頭上亂摸搗，地主急問道：「誰！誰！誰！」長工說：「我。」地主聽出是長工的聲音，狠狠的說道：「半夜三更你來摸搗甚麼？」長工說：「我想早起，多作點營生，找洋火點燈，我怕把你老人家驚醒！才悄悄摸。」地主覺得臉上臭得很，罵道：「你手上那來的屎，你這是作甚？！」長工說：「剛才掏毛坑，黑得看不見糊上的。」地主氣得說：「你這個氣悶心！以後還是天明了再起吧！」

牛犢兒鬥「老板」

常柱山
譚廣德

交城馮家莊任萬壽，是靠剝削羣衆發財的，村裏人當面稱呼他「銀財主」，背後叫「老板」。他僱下個長工叫牛犢兒，有一天過節，他全家吃了雪白的河撈麵，給牛犢兒却另外壓了些又粗又紅的高粱麵。因為河撈床子沒洗淨，壓下的麵都帶着個白頭。牛犢兒氣的端着碗跑到大門上，一面吃一面假哭。村裏人聽到哭聲，不知是鬧下甚麼了，跑來好多人問道：「牛犢兒你哭甚麼？」牛犢兒說：「唉！這家財主死的真苦情，吃的紅麵都帶着孝帽啦！」

「老板」刻苦長工很兇，牛犢兒就怠起工來了。有一天早飯以後，「老板」和牛犢

兒去種穀子，地離村有四五里遠，臨起身，牛犢兒悄悄把「牛截子」放到大門頂上，到了地裏要動彈時却沒有了「牛截子」，「老板」說：「牛截子在那裏？」牛犢兒說：「嗒！忘了拿啦！」「老板」便親自跑回法拿，家裏院裏拾遍了三四遍也沒找到，又怒氣沖沖的跑來，叫牛犢兒回去拿，牛犢兒回去拿上「牛截子」跑到半路上就睡了。「老板」在地裏左等右等等不來，急得又跑回家去看是怎回事。長工遠遠看見「老板」來了，忙解開褲子蹲下，却好跟前有一堆牛糞，連忙放到屁股底下，「老板」氣兒兒的跑過來說：「你在這裏作甚？」牛犢兒說：「屙屎。」「老板」說：「你屙下的屎在那裏？」牛犢兒指着牛屎說：「這不是！」「老板」說：「那是牛屎！」牛犢兒說：「人跑路跑的着了急，甚麼屎不許屙！」——上午工夫，就這樣白過去了。

人家作甚咱作甚

柴鐘仁

有個掌櫃的，是最難侍候的人，他僱着個長工，常嫌長工不自動找營生做，因此，他要長工每天去問他應做些甚。於是長工每天吃完早飯就去問掌櫃的，日久了，掌櫃的就有些不耐煩，有一天長工跑去問：「掌櫃的，今天該做甚去呀？」掌櫃的便不耐煩了，很生氣的回答道：「莊戶人家不用問，人家作甚咱作甚。」長工跑出門外邊，忽然望見對面梁上有幾個人在那裏挖墳墓，連忙回去拿了一把鋤頭和一張鐵鍬，也跑到掌櫃的

地裏挖了個墳墓，晚上回來掌櫃的就問：「你今天作了些甚？」長工說：「給你老人家挖下個墳墓。」掌櫃的很生氣的瞪起眼睛說：「沒有死了人，你給誰挖墳墓，真是混蛋極了。」長工說：「你不是說人家做甚咱做甚？我見人家挖墳墓，我給你老人家也挖了一個。」

黃芥苗榨油

劉 曜

從前，河曲郝家溝有一家姓郝的地主，僱了個長工叫郝三小，這人受起苦來，能頂兩個後生，每天都是天不明上地，黑乎乎的回來。地主家存着兩三甕油，却捨不得給長工點盞燈，每天總是讓長工黑摸着吃飯。

一年夏天，郝三小從地裏受回來時，地主全家都睡下了，郝三小肚子早就餓的「咕咕」叫，照例到廚房爐台上摸稀飯糠炒麵盆，剛一伸手，就被蠍子螫了一下，疼得「啊啊」亂叫，忙叫地主家給點個燈，地主在被窩裏帶理不理的說：「蠍子螫一下死不了人，點燈，他還在黃芥苗上沒榨下哩！」這下可把郝三小氣炸了，一夜都沒睡好。

第二天，郝三小起的更早，起來向地主說：「今日作甚咧？」地主說：「鋤南梁上的黃芥去罷！」郝三小扛了張鋤邊走邊想昨晚的事，越想越氣。

想起地主說「油還在黃芥上」的話，肚子裏直冒火，到了地裏一看，黃芥苗長的黑

醜陋的，大的二三尺高了，小的也有一尺多高，他連氣也沒喘，一鼓勁的擰圪塔上的瓷土圪塔，一陣陣就掘下一大堆，把黃土圪塔擰在黃芥地裏，大苗子給壓了兩圪塔，小苗子給壓了一個圪塔，黃芥苗子很嫩，一往上壓土圪塔就折斷了。趕晌午已壓過多半塋了。這時地主看來了，看見這個樣子，氣的罵道：「你狗日的這地做甚呀！」郝三小說：「拿權的不是說過燈油還在黃芥上嗎？今天我給你榨油啦！大苗子壓兩圪塔土，小苗子壓了一個圪塔。」掌櫃的聽了這話，氣得眉臉成個了醋葫蘆。

「爲甚這樣酸？」

郭守政

樊鐵柱是五寨縣家樓人，前些年給地主張五攪長工，有一年過七月十五哩，主家吃的是上好白麵饅饅，給樊鐵柱却蒸了個又黑、又小、又瓷、又酸的麵魚。樊鐵柱氣的不行，心裏想：「主家天天白麵，頓頓豬肉，咱受上一年，好容易過個七月十五吃頓白麵，主家都心疼的不行，給捏了這樣個麵魚！」越想越生氣，於是便把麵魚吊在羊圈門上，拿了個柳條，一面打一面「日嚙」。鄰家們以爲吵架哩！都跑來看，主家也出來了，大家齊問因甚打麵魚。樊鐵柱指着麵魚說：「這狗日的真氣人。小是收成不好，黑是我担的水少麥子沒有洗淨，瓷是給小了。爲甚這樣酸？你酸老子的甚！」說完又打，衆人拉也拉不開，一氣打了個西巴爛，主家羞的滿臉通紅。

刮鴨嘴

晉毓澤

有一個地主，非常小氣，老怕長工吃飯多。每次往地裏送飯，總是少，長工能吃三碗，他只送兩碗。這樣年長了日久了，長工餓得不行。有一次地主送去飯，又短一碗，長工想罵，又不敢罵，便轉了個彎說：「我有個故事，你愛聽呀不聽？」地主說：「愛聽，你說吧！」長工說：「從前有個販雞和鴨子的人，有一次他担上去賣鴨子，鴨子不快，是雞快，他就趕快回去担上雞去賣，一陣陣就把雞賣完了。回家來一看，鴨子很少，又賣不了，正愁得沒法想，忽然他看見雞和鴨長得差不多，就是鴨嘴比雞嘴粗一些，於是他想了一個法子，拿來一把刀，在鴨嘴上刮，想把牠刮成雞嘴，然後假充雞去賣，刮了一陣，鴨子痛得受不了，就罵道：「日你個老祖宗的，你想發財到別去發，只刮老爺的嘴能過了你的日子麼！」

「睡着也比你清楚！」

劉文彩

11

有個做買賣的掌櫃，僱了一個夥計，每天嫌這個夥計做營生不中用。有一天，他告夥計說：「以後你做營生要有點眼色，看見人不做的事你就做，看見人不吃的東西你就

吃，「意思是剩菜剩飯叫夥計吃，苦重營生叫夥計做。」

有一天，夥計就把財神爺桌上的供獻吃了，把流水牌上記得賬擦了。掌櫃的回來看見，便問夥計：「供獻那裏去了？」夥計說：「我吃了。」掌櫃的說：「誰叫你吃了？」夥計說：「你不是告我不吃的東西叫我吃，我見那供獻放了好多時，誰也不吃，我就吃囉！」掌櫃的乾氣沒說的又一看流水牌子，擦得乾乾淨淨，問夥計，夥計又如此翻一般一講，掌櫃罵道：「你真是個笨虫，我睡着覺也比你清楚！」

有一天上午，掌櫃的正在櫃房睡午覺，來了個人拿的請帖，請掌櫃吃午飯，夥計對那人說：「你去吧，我告掌櫃的去？」那人走了，夥計便拿上帖，去到掌櫃臉上幌了兩下，便出來。到半下午時分。掌櫃起來了，夥計跑出去說：「今上午有人請你去吃飯！」掌櫃一看天色半下午了，說：「你倒運吧，上午請客下午你才告我囉！」夥計說：「你不是說你睡着也比我清楚嘛，連這點小事也不知道！」

劉二眼開店

李德保
杜德保

從前，陝西吳堡縣有座驢馬大店，店掌櫃名叫劉二眼，是個最勢利的人。對有錢客人是一樣，對窮苦客人又是一樣。他店裏定了一條規矩，就是吃白麵的客人炕上睡，吃小米的客人地下睡，就是炕上有空位也不准上去。出房錢却都是一樣多。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有七八個趕牲口的來住店。一進門，店掌櫃說道：「你們是吃白麵呀？還是吃小米？」趕牲口的人們說：「咱們都是窮人，吃不起白麵，吃小米吧。」店掌櫃說：「我們店裏的老規矩：吃白麵客人在熱炕上睡，吃小米的在地下睡。」趕牲口的聽了，都很氣忿，但也沒辦法，只好把行李放到地下。其中有一個叫王鏊平的說：「我吃白麵呀！」店掌櫃笑着說：「那你快住到炕上。」到吃飯時，店掌櫃問王鏊平說：「你吃幾斤白麵？」王鏊平說：「五斤！」店掌櫃明知他吃不了，但爲了多賣錢，馬上就叫伙計去做。一陣工夫做好了，端來一大盆。王鏊平先吃飽，然後把剩下的都喂了馬。

店掌櫃看見很奇怪，但也沒生氣，以爲他是個傻瓜。

到睡覺時候，王鏊平把馬拉進家裏了。店掌櫃看見忙喊道：「你把馬拉到家裏作甚？」王鏊平說：「叫鏊上炕睡覺。」店掌櫃說：「馬有馬圈，炕上是人住的！」王鏊平說：「你店裏的老規矩是吃白麵的在炕上睡，我的馬也是吃的白麵呀！」說着就往炕上拉。店掌櫃乾生氣沒說的，只好央求道：「好神神咧！我不要你的白麵錢了，快拉出去吧！」王鏊平說：「不行，咱是按你的規矩辦事！」急得店掌櫃說：「只要你把馬拉出去，你要怎也行。」王鏊平見他軟了。這才改口說道：「那你讓我們吃小米的窮人，都到熱炕上睡！」店掌櫃連忙應承。在地下睡的人高興的說：「這可給咱窮苦人出了氣啦！」說着都搬到了炕上。

「大小一樣」

張友

有一家織布工廠，廠主對待工人非常壞。誰要在布上織下個窟窿就要扣五毛工錢。工人們怕扣工錢，都是用心的織。可是廠主爲了少出工錢，故意挑小毛病。有一個女工因爲趕工趕的天黑了，纔頭斷了看不見接，織下兩個米顆顆大的窟窿，就被廠主挑出來，非扣工錢不可。工人說：「米裏還有個穀顆顆，布頭上有個斷絲窟窿怕什麼。你不能扣我的工錢！」廠主睜大眼睛說：「窟窿不管大小，大小都一樣，織下一個扣五毛，你織下兩個扣一元。」說的那工人很生氣，順手拿起一把剪子，「嘶」的一下，把兩個小窟窿連成了一個大窟窿，然後對廠主說：「窟窿不管大小，大小一樣，兩個是扣一元，這是一個，你扣上五毛吧！」

（藉者稍帶說幾句：以上十四篇，大都是僱工和地主掌櫃的鬥爭故事。從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地主掌櫃那種尖酸小氣的慳吝像，他們不僅在經濟上、體力上殘酷剝削壓榨僱工；而且在細小的生活上一點都不放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僱工們用各種各樣巧妙辦法，和地主掌櫃進行合法鬥爭。）

「黃尾巴」偷煙葉

朱丕顯

五寨有個地主名叫趙富貴，在村裏也算個識字的先生，誰家有個病哩痛哩，他就拿上一本玉匣記給人們送神送鬼。這人除了放債吃租外，還有一個灰毛病，就是長着隻手，因此人們送了他個名字叫「黃尾巴耗子」。一天他領着長工去科柳樹，看見隔壁王二摘下來的煙葉子綠生生的真愛人，趁長工回去送柳梢的時候，把煙葉捆到柳梢裏一抱。往日不管長工怎樣疲累，他也不放在心上，今天長工一放下擔子，他就叫回家歇着去，並且親自動手解繩子。長工想：「這可是日頭朝西出來啦！」想着，從窗戶眼裏一瞭，看見「黃尾巴」抱着一抱煙葉子正往房背後的簷台上放呢！長工也沒哨聲。不大一陣，王二在街上嚷着尋他的煙葉子。「黃尾巴」反倒笑嘻嘻的走過去說：「這是那個瞎了眼的幹得這灰事。」說罷拿出三個麻錢來替他打卦。他搖了幾下頭，口裏唸道：「不頂事啦，煙葉子是屬火，人偷上朝南走了。今年是丙寅年，丙寅丁卯爐中火，南方又是丙丁火，煙葉子那能吃住三火齊燒呢。咳，算你運好，要不丟這煙葉子，你家今年難逃天火燒呢！」長工劉四知道了，心裏不忿氣，便悄悄的告王二說：「鼠，丙寅丁卯爐中火，偷煙的脫不過這老傢伙。打卦本是欺騙你，菸葉子藏在房簷底。」王二跑去一尋，果然在那裏，就要到村公所告去，這下把「黃尾巴」可急壞了，他怕傳出去丟了他的面子

，於是一把拉住王二，求情說好話。最後賠了一斗穀麥才算了事。

一塊白洋

宏流

奇嵐宋家寨地主張三，在民國二十五年春天，願下潤良當長工，不管穿，祇管吃，一年工錢十二塊白洋。說定地主每月月底交長工一塊白洋。從上工的那一天起，地主就和他婆姨捏好了圈套？一心要勾搭潤良。潤良上了他們的圈套了，地主還給他們騰空空，讓他婆姨和潤良多接近。月底，地主給了長工一塊白洋，晚上，在潤良被窩裏他婆姨又把這塊白洋要去了。一月、兩月，一年、兩年……每月每年都是這塊白洋，轉來轉去，轉了整整十年的時光，白洋也磨成光板板了，潤良却受的又黑又瘦，一個錢也沒賺下。有一年，臘月三十日，村裏的人給這家地主門上，貼了一付春聯橫額，上寫着「一元復始」。

翻出老底子

王新秀
劉興旺

常雙月是個大地主，剝削了三輩子窮人，土地改革中，村裏羣衆問他算出百來塊地，他很不同意，對農會幹部姚二小更是不滿，一見面就連說帶笑的譏諷姚二小。有天晚

上，剛開完會，還有許多人沒散走，閒談開喉。常雙月想借機會侮辱姚二小，便說道：「二小兄弟！咱倆個小時是同學，耍笑慣了，現在你是幹部，平時我也不敢和你耍笑，今天咱們解姓指名折字作詩開玩笑吧！但是說甚誰也不許惱，你同意不？」二小精準他七八分的心思，就說：「很好很好，說請你先解我的姓指我的名折字作詩吧！」雙月說：「你姓的姚字是男盜女娼的女字，過來不詳之兆的兆字。」衆人聽了有些不高興說：「作詩吧！」雙月又說：「二小哥，可不許惱！」二小說：「不惱，你說吧！」常雙月看了一下全屋子，除過他共有二十四個人，於是說道：「算字喜相逢，共有二十四個猴人人，就是得到好土地，可惜生的命裏窮。」說完他冷笑了一聲說：「咱們是取笑哩，不要見怪，請對詩吧！」屋裏的人心裏都明白，知道他是在罵衆人哩！姚二小說：「小字頭。龜蓋蓋，下來喪門吊客的吊字，就是你的常字。」衆人大笑的說：「好！作詩吧！」姚二小道：「朋字喜相逢，發財不光明，黑夜財源來，月下待親朋。」二小一說完，大家就高興的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作的真實在，說到骨頭裏了。」把個雙月說得面紅耳赤。原來他家當地主，是憑上他祖母和姑姑們賣淫發了財的。過了一會兒，他又緩起氣來說：「我再另給二小哥作一首，請你再對吧！」二小和衆人說：「行！行！行！」他想：「我這回給他說上幾句好話，他一定也會給我說好的，這樣就把我家的醜事掩飾住了。」於是說：「算字是二小，頭上長的靈芝草，得到好土地，從今長起富苗苗。」說完問道：「二小哥，這話怎麼了？」二小說：「可以，可以。」接着作詩道：「朋

李是雙月，發財不見日，三更造假賬，半夜改文約。」說着衆人拍手笑道：「沒有一句虛的，常雙月！這話怎麼？」雙月說：「比上次好聽些！」衆人說：「不虛說你吧！」雙月說：「啊！不虛說，對的哩！」

（編者指帶幾句，以上三篇故事，揭穿了地主老財虛偽的外衣，露出了他們卑鄙無恥的原形。）

一個麻錢的故事

馬烽

從前有個大財主，外號人叫「鐵公雞」，是個一毛不拔的慳吝鬼。一生只知道攢「音鑽」錢鋪家當。見了別人家的甚東西也愛見。比如從誰家園子地頭走一走，至少要拔幾個蘿蔔、偷幾苗葱。

有一年正月裏，「鐵公雞」在街上看幾個小孩「滴錢」，忽然一個麻錢滾到他腳跟前，鐵公雞順手撿起，便進嘴裏，丟了錢的那個小孩問他說：「伯伯，你把我的錢拾起啦？」「鐵公雞」只是搖搖頭，不敢開口，怕把錢掉出來哩！另一個小孩叫道：「他拿起錢到嘴裏啦！」這下「鐵公雞」可氣壞了，一面打那個小孩，一面罵道：「你胡說。」誰知這一開口，可出下亂子了！口裏的麻錢滑進去了，不上不下，可好卡在喉嚨裏。回去就大病下，連口開水也嚥不下去。一家人都不知得了甚病，急得要去請醫生

「鐵公鷄」搖頭擺手不讓去，家裏人又要去請巫神，「鐵公鷄」又搖頭擺手不讓去。家裏人沒辦法，只好由他。

過了三天，看看快死了，他的三個兒子都圍在他床前，商議預備後事。大兒說：「咱家這樣大的財主，老人死了應當買付柏木棺材！」「鐵公鷄」瞪了他一眼，搖了搖頭。二兒說道：「我看買付柳木的也就行了。」「鐵公鷄」又瞪了一眼，又搖了搖頭；三兒知道他大是個看財奴，忙說道：「咱大儉省了一輩子，死了買棺材白花錢，我看拿藤子捲了也可以。」「鐵公鷄」雖然不像以前那樣生氣了，但還是搖頭。兒子們齊聲問道：「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要怎？」「鐵公鷄」要來紙墨筆硯，爬在枕頭上寫道：「我死了不要買棺材埋，秤上幾斤鹽淹的賣了熟肉吧，至少也能賣幾吊！」寫完閉上眼死過去了，隔了老大一陣工夫，忽然又睜開眼，抓起筆寫道：「賣肉時小心點，喉嚨裏還卡的一個錢咧！記住開膛時拿出來，不要連錢賣給人家！」

（編者消帶幾句：這個故事雖然有些誇張，但對那種守財奴地主，却是個很深刻的地主，農村中這種怪物很多，硬是抱着元寶跳井；捨命不捨財。比如興縣瓦塘行政村，有一家地主，佃戶少交一顆租子都不行，他家窖裏成幾百石的存糧却爛成糞了。你說這種人，除過破壞生產、阻礙社會發展以外，還有什麼用處。）

和尚霸產

曾幹
郭光亮

離石安國寺，是一個很大的寺院，有廟地二百七十多畝，全是霸佔羣衆的。據說在康熙年間，安國寺裏沒有一畝地。廟裏的老和尚是一個奸詐鬼，沒窟窿還想給下蛆，專門會欺空子詭詐人。有一年秋天下大雨，廟門外的石崖塌了一片，露出平平的一塊岩石來，很像規碑的樣子，老和尚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那夜在上邊刻了幾個字：「周圍十里內之地，均屬安國寺所有。」然後就一直跑到京城，稟告康熙皇帝說，老百姓把他廟地給佔了。康熙皇帝聽了，不問清紅皂白，就下了一道命令，把周圍十里以內的老百姓，全都抓到汾州府，各打五百大棍，限期把地讓給老和尚。可隣老百姓有話沒處說，白挨了打不說，還把祖祖輩輩傳下的土地送給安國寺。從此老和尚得了這二百七十多畝地，就用高租重利剝削人，自己坐着當起地主來，養活了許多徒子徒孫，想打就打，想罵就罵，左隣右舍的羣衆，都變成他的奴隸，一直傳流到今天。去年進行土地改革，才把這些非法奪去的二百七十多畝地，全部分給羣衆。

編者附帶幾句：和尚是舊社會封建地主統治農民的幫兇，一些貴族和尚，實際也是地主階級，直接參加剝削壓榨農民，他們用神鬼迷信來麻醉農民，從這個故事裏，也可

讀出這一點。)

點土成金法

齊翰東

有個二流子叫王大，想吃好的，怕動彈，整天東遊西串。別人勸他好好生產，他總不聽。一心要找個發大財的法子。

一天，東村趙勤勞專來找他，對他說：「我會點土成金法，你願不願意學？」王大聽了高興的忙請到家中，請求馬上就教，趙勤勞說：「不那樣容易，現在是春天，土還不能變咧，你要跟上我好好學，我叫你作甚，你就作甚，才能學會。不准半路上退學。」王大都滿口應承了。

從這天起，每天雞一叫，老趙就喚起王大，一塊上地動彈，老趙刨地，叫他也學着刨地，老趙指糞，叫他也學着糞……學了十來天，王大受的腰酸腿疼，不想學了。老趙就對他說：「學點土成金就是件難事，你要怕熬累，一萬輩子也學不會。開頭咱們說好的，不准半路上退學！」王大只好咬住牙學，過了幾個月工夫，王大學起來腰疼就不疼了。

秋天打完場，老趙指着金黃的穀堆，對王大說：「現在你已經把點土成金的法子學會了。」王大還不懂，老趙說：「我的本事已經都傳授給你了，有兩個字的祕訣，就是

「勤勞」，以便年年照今年這樣結法，保險發大財。」

比本領

西 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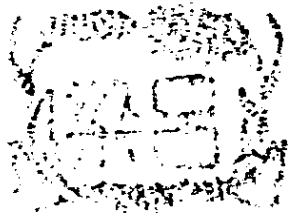
從前有個大地主，有三個女婿。大女婿是個文官，二女婿是個武官，三女婿是個莊稼漢。有一日，地主生日，三個女婿同來賀壽。大女婿頭戴烏紗帽，坐的四人抬轎；二女婿身背弓箭，騎的高頭大馬；三女婿莊稼漢，穿的破破爛爛，戴一頂草帽，步行着走來。三個人在半路上，碰到一塔了。客氣了一番以後，大女婿看了三女婿一眼，說道：「你看咱們走着沒事，對一對詩吧！」二女婿聽了，知道大女婿是想捉弄一下三女婿，便拍手贊同。這時三女婿沒言語。大女婿便第一個做起詩來道：「我的轎頂圓又圓，四角紅穗子往下連，八條腿兒蹬開走，裏頭坐個活神仙。」說罷，得意的哈哈大笑起來。二女婿聽了，接道：「我的頂子圓又圓，我的馬尾巴往下連，四隻腿兒蹬開走，馬上坐的活神仙。」說罷也得意的笑起來。三女婿看見他兩個都異常得意，便有些起火，順口也作道：「我的草帽圓又圓，兩條胳膊往下連，兩條腿兒蹬開走，腿坵拉裏吊個活神仙。」大女婿二女婿一聽三女婿罵了他們，滿肚子不高興，可又無話可講，便不言不語往丈人家來了。

當天拜完壽，老丈人把他們請在一張桌上吃酒，大女婿二女婿想起路上的事，便咬

住耳朵低咕了一氣，二女婿道：「咱們今天吃酒，來比比本領：誰的本領大，誰吃酒，誰比不過，下去端酒。」三女婿只吃不言語。大女婿道：「我官高，我勢大，一縣之民我怕。我要叫誰死，想活也無法。」二女婿接道：「我有弓，我有箭，百萬軍中我爲將，我要叫誰死，立馬在眼前。」三女婿一聽，生氣的拍桌大罵道：「我有犁，我有牛，我的本領在地裏頭，我要一天不勞動，餓死你們這羣白骨頭。」正談間，房子忽然失了火，大女婿乾着急沒法，失聲大叫：「人役們，快鳴鑼集衆救火！」二女婿哭聲大叫：「衆將官，快用弓箭射火！」三女婿一人睡了他們一口說：「丟你媽的官，收你娘的箭，不如老子的挑水担！」馬上挑了一担水，上房把火澆滅了。

#52
713292

0130



民訓部第三集
地租和長工

編者：馬烽

出版：呂梁文化教育局出版

發行：新華書店晉綏分店

印刷：呂梁印刷廠

1—5000